



有所思 INTIMATE

2

爱到尽头

——读李修文《滴泪痣》

□ 吴继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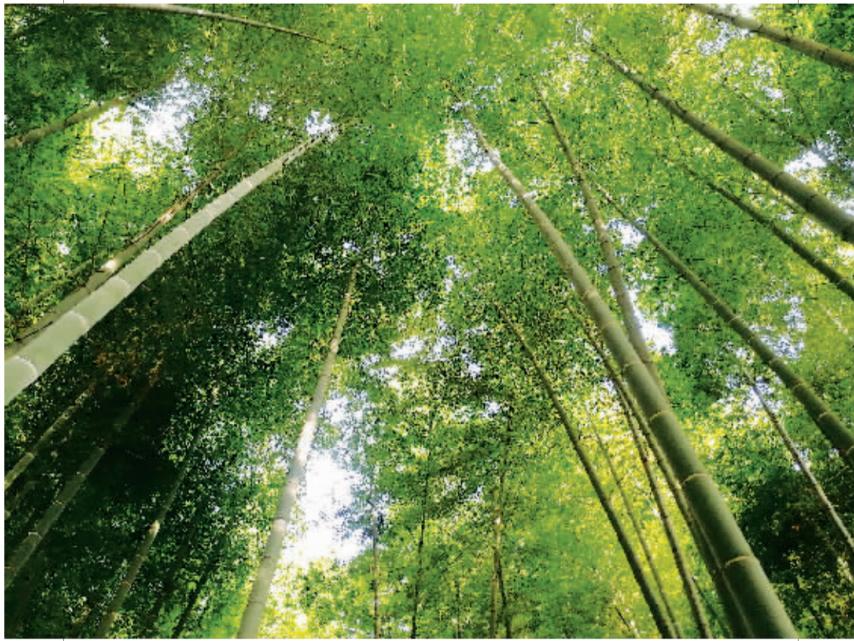
一边怀着巨大的不舍，一边急切地读下去，时不时要掩卷深深地吸一口气，心里始终有一种几欲窒息的感动，有很多年没有遭遇这样让我流泪的阅读了，似乎一下子跟《滴泪痣》的主人公一起堕入了情网。作者饱含爱意、又怀着无限的怜悯之心，把一对相爱的男女带到我们面前，他们何其相似：漂泊异乡、与生俱来的孤独感、同样的滴泪痣。从一开始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宿命感就抓住了我，就像这样，扣子站在喧闹的东京街头，绝望地问：“一只画眉，一丛石竹，刚刚放过的烟花，它们都是有前世的吗？”

一口气读了两遍，躺在双休日的早上，任心情沉郁下去，一直到底，到深不可测。眼前却像黑白电影的断片，一点一点不肯放松，一会儿是扣子站在东京的街头，对着自动售货机又拍又踢，看着它慢慢送出一杯柠檬汁来，终于笑起来，是那种憋了很久之后忍不住的大笑，笑得气都喘不过来，嘴里嚷着：我靠，真是他妈的I服了You。这样生动而感性的扣子让人忍俊不禁，让人忍不住忘掉她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她做过应召女郎、做过妓女。你只会觉得她还是个孩子，是个备受伤害尝尽孤独的孩子。一会儿又看见她蜷缩在北京一座不知名的筒子楼里，没有爸爸没有妈妈，只有她，小小的一个人，白天黑夜也不开灯，躲在被窝里把亲戚接济给她的钱撕得粉碎，然后就开始饿肚子，真是自尊又自虐啊。

美丽可爱的蓝扣子爱上了，爱得小心翼翼、步步为营。我们会看见她把自己关在婚纱店里，盘腿坐在一束电筒光下请“碟仙”，她在祈问：他爱我吗？这个答案无疑是肯定的，因为那个人早已把他视为生命的一部分，只恨上天没有早一点安排他们相遇，没有早一点在俗世里一起沉浮。两个身在异乡的年轻人相爱了，他们的爱注定泪流满面、痛不欲生。因为爱，所以谦卑。可怜的扣子就是这样，从来没有想过会爱上一个人，更没有想过这个人会如此彻底地爱上她，她只恨自己不够完美，不配过这样的日子，配不上身边的这个人，忍不住地想要虐待自己、毁灭自己。作者一步一步沿途埋下伏笔，既像一颗心怀叵测、暗中冷笑的隐者，又像一颗悲天悯人、无所不知的高人，所有的一切却指向那个绝望的深渊，从滴泪痣、断掌纹、到冰上绝美的初次交合，到那个胎死腹中的取名“刹那”的孩子。熏衣草的漫天芳香也没有给他们的爱情带来任何转机，心智聪慧、玲珑剔透的扣子坐在电影院里，随着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的喜剧片大笑，忽然学着片中的口气问身边人：这位客官，爱上一个婊子，是否觉得很大压力？看到这里我只觉得心头一紧，而她身边的那个人早已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唯有在黑暗里紧紧攥住她的手，他的小小水妖，小小母亲。

阅读途中真觉得自己像个知情者，又像个窃密者，眼看着他们的爱情一步步走向尽头，滴泪痣和断掌纹只是小小的伏笔，孤独、背叛、没有身份的“黑人”，决定了他们游离于人群、游离于主流社会，直到借助彼此与周围发生联系。厄运却步步紧逼，让人欲哭无泪，蓝扣子失去了腹中的孩子，也因此丧失了听力，绝望中她没有退路，只有选择离开。像每一个沉迷于爱情中的女人一样，扣子无限自悲又无限自尊，她的逃离其实是最强烈的坚守。就这样在全世中彼此牵挂吧，彼此思念吧，直到灰飞烟灭。

(作者系徐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)



1

仲夏六记

□ 陆兮兮

暇时，读清人沈三白之《浮生六记》，为其真情、清趣所染，忆幼时之事，亦有盎然之趣，遂作《仲夏六记》以效颦。

半夏 余童稚时，每逢仲夏，皆至姑母家小住数日。姑母乃吾父之姊，嫁与邻村渔人为妇，育一子一女，女幼吾半岁，子甚小，尚牙牙学语。姑父母与人善，宠吾甚。至其所，立有自由自在，无法无天之感，故视姑母家为无上乐园。 夏至后，姑父携表妹划小舟迎吾。两村水路不过四五里，河甚宽，因两侧丛生菱藕、菖蒲、茭白、芦苇等物，仅剩丈余水面供舟楫往来。水甚清，河底鱼虾历历可见，怡然戏于水草之间。舟行甚疾，双桨交错，已至数丈外。碧波轻漾，草随波动，惊起幼鹭数只，展翼凌波，若武林绝学“水上飘”之姿。行至荷塘处，央姑父停舟，摘荷叶大如锅盖者，去柄留边，作披肩、窄裙，小如脸盆者覆于头上以遮遮阳帽，装扮毕，与表妹相视而笑，双手合十，莲蓬花童子哪吒也。

泊舟登岸，姑母已备午茶于案。虽美味当前，已无心尝之，方见河中游泳者众，心痒难挠，急于入水与其共嬉也。匍匐半碗茶微，疾奔河边，褪去衣衫，仅余短裤，轰然入水，潜水至河中央，方知腰带松动，裤褪河边，浮于水面之上，众人大笑，吾大窘。

空蝉 姑母屋后，植水杉数十株，皆一抱有余，已蔚然成林也。与村童嬉于林间，见若干昆虫或伏于树干，或卧于泥泞，皆呆若木鸡。细查之，乃蝉蛻也，可入药。嘱村童集之，待侍郎至可易麦芽糖。又闻此虫产卵于地下，十七年后方破蛹而出，聒噪鸣于树冠者，斯也。 天热早醒，鬼使神差至屋后，呆坐于树桩之上。忽见一蝉蛻裂开，挤出一乌头绿身之虫，大惊，凝神观之，此虫正奋力出壳，通身俱湿，晨风袭来，微颤。默之良久，身躯渐干，忽而生出双翼，色如碧罗，轻若薄纱，惊讶之余已展翼远去矣，地上留一空蝉。

流萤 夏夜惬意之事，莫若众人聚于桥头房顶，或坐或卧于星河之下，轻摇蒲扇，谈古论今，说东道西，吾等小儿则大啖瓜果，侧耳聆听诸类鬼狐异人之怪谈。 某日，见河沿苇丛中，有萤火如星，忽高忽低，忽远忽近，飘忽不定。顿起顽劣之心，悄然弃鞋于楼下，佯称拾鞋，溜之大吉也。邀密友两人，备丝袜一只，无轻罗小扇，则用芭蕉扇追扑流萤。未几，岸边之萤已半数入囊，另半数渐行渐远，余则锲而不舍紧随其后，不觉离村舍灯火已远矣。月下忽见水面浮出一物，若人之断肢，忽忆起流萤为溺死鬼所驱，流连水边诱幼童为替身之传言，顿觉毛骨悚然，慌然而回，萤囊亦不知所终也。

次日，吾母寻丝袜，惟余一只尔。母询，则顾左右而言：昨夜风大。暗循昨晚之路细察，见其挂于槐树枝上，丝袜破，萤已僵死矣。亦见河中断肢，乃一烂瓜是也。

年轻时读书，就像迎着朝阳走路。



□ 语录

我想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结束的，为了适应别人界定的工作和生活而采取相应的态度，最后因这些态度而僵化。

——《大河湾》

死亡不再是最初梦中的景象或故事，而是事物的终结，像是在脆弱沉睡之时乘机占领人身心的一种阴郁。对死亡，让人的生活而努力化为虚有的死亡抱有的这一想法，使我在一个早晨醒来后如此乏力，有时需要一整天的日光才能现实地看这个世界，再次成为一个人，一个实干者。

——《抵达之谜》

这就像是对付一场慢性病。某天它突然发作，于是你梦想着某个早晨醒来能平安无事。渐渐地，你麻木沉沦了，放弃了马上痊愈、恢复健康的念头。可以说，你跟那毛病相安无事了。可时光依旧在流逝。你就这样得过且过。它成了无所谓，它成了一种生活。

——《非洲的假面剧》

当一个人开始拿他从事的事业逗乐时，你很难知道他是在笑还是在哭。

——《米格尔街》

海滩、太阳和日光浴的概念出现在一九二几年，和游轮一起。所以如今似乎很自然而且正确的海岛之美丽的概念，事实上来自外部，通过邮票、旅游海报和上百种旅游书，颠覆了旧感受、旧联想。在此之前，这些海岛被认为是古老的种植园和鞭子挥舞的地方。

——《看，这个世界》

她曾感到孤独，她说。变得孤独意味着什么？她说她头脑里有成为山坡上最后一棵树的景象；其他的树全被砍倒了。

——《南方的转折》

还有，噢，我想哭。不是因为新房子一地狼藉。不是那种新东西有刮痕或凹痕就觉得被全毁了。我觉得损毁是表面的，工人们一早上就能修好。不是这个原因，不是这个原因。我就是想哭。我伏在方向盘上哭，但是我哭不出。痛楚依旧，难以释放，我感到的难以名状的痛苦无法排解，我知道这是彻底的绝望。

——《模仿者》

也许日复一日，时间不该如此宝贵。也许当日常事务变得如此紧张，时间很容易扭曲。

——《抵达之谜》

小说是编造的东西，这几乎就是它的定义。但同时，它又应该是真实的，得自生活的，即小说的一个要点是，小说来自对虚构的部分抛弃，或者说，透过虚构作品看到了某种现实的话，这部作品就是小说。

——《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》

事情在发生，但最终什么也无法保留——西班牙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留下来的人，他们的过去无法在任何一本历史书里找到。皮克顿成了一条街道的名字，除此之外，没人知道更多……文献记载中的奴隶没有自己的面孔，他们沉默，没有名字。没有任何故事。

——《失落的黄金国》

我在遗憾荒唐的岁月。我在努力应对由于我父母的行为而带来的怒火——尽管那怒火出自对他们的行为，源于对他们内心所有的最高的爱的深深了解。

——《南方的转折》

世界前进得如此之少，就像开始时一样，依然需要用言辞来掩盖事实。在四百年的时间里，语言并未揭示多少新事物。

——《看，这个世界》

人们在生活中把这种情感当作某种私密的东西。大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这种情绪深锁内心。这并不是秘密，是还未被注意的我们生活残酷性的一部分，是我们过去不想深究的东西。现在，所有私密的情感都一起流入到一个共同的池塘，在这个池塘里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支持。每一个人，不管地位高低，现在都能以更高真理的神圣意义之名交流私密的情感了。

——《世间之路》

奈保尔

奈保尔(1932年8月17日-2018年8月11日)，英国印度裔作家。1950年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。1955年定居英国，并开始文学创作。主要作品有《通灵师的按摩师》《重访加勒比》《非洲的假面具》等，曾获布克奖、毛姆奖、诺贝尔文学奖等，与石黑一雄、拉什迪并称“英国文坛移民三雄”。



淮水边 LOCAL

3

自然的恩典

——读韩开春《雀之灵》

□ 高玉飞

《雀之灵》的作者韩开春是我的文友，也是我的同事。对他的作品，我自然并不陌生。缘于“近乡情更怯”，我从来不敢对他的作品加以置喙，唯恐词不达意，说不出心中的欢喜。这次，我终于敢不揣浅陋，冒昧谈谈我对《雀之灵》的阅读感受。

多年来，韩开春一直坚持回望童年，将自己儿时生活的小村庄——时庄，作为他营造文学园地的空间。我没去过时庄，但我相信，时庄应该和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差不离，同为苏北这片广袤平原上一个巴掌大的地方。但不同的是，时庄里的鸟鱼虫兽，成了韩开春“自然文学”创作的源泉，这是他之幸。个人认为，《雀之灵》是韩开春以向鸟儿致敬的姿态，给予生他养他的时庄最好的回报。

“自然文学”发轫于何时何地，大概谁都不清，因为东西方文学的源头，总是闪烁着她的身影。但长期以来，“自然文学”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，甚至国内文坛至今也没重视，就连美国接受和承认“自然文学”，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。人们对“自然文学”开始关注，应当归功于美国作家梭罗。他将自己独居瓦尔登湖畔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，以18篇散文结集成《瓦尔登湖》，讲述了人的内心渴望、冲突、失望和自我调整，以及调整后再次渴望的复杂的心路历程，传达了脱离物欲回归自然的主张。《雀之灵》与《瓦尔登湖》一样，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，以优美细腻的文笔，亲身的观察体验，描绘了大自然的丰富旖旎、波澜壮阔。不过，与《瓦尔登湖》不同的是，《雀之灵》还时常流露出对人类破坏大自然的不满与愤慨，散发着悲天悯人的情怀。比如作者在叙述了那场声势浩大的“除四害”运动后，写到“好在时间不长就有专家出来说，麻雀的食谱并不以谷物为主，它的口粮的主要成分还是各种害虫，对农民来说，是利大于弊。人们一听说这话，知道是冤枉麻雀了，才赶紧把它从‘四害’的行列中开除，停止了对麻雀的剿杀行动，这样，麻雀才侥幸逃脱了被灭顶的命运。到我出生以后并开始记事时起，麻雀又成群结队地在庄子上到处蹦蹦、叽叽喳喳了，好像压根儿就忘了十几年前人们对它们的所作所为了。从这一点来看，麻雀是不记仇的鸟类。”“不记仇”三字，将麻雀的慈悲情怀、智慧地表达了出来，让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自叹不如。

“自然不掺杂半丝人情。谁抵抗它，谁就被一脚踢开；谁顺从它，谁就承受其恩典。”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、日本物理学之父冈本太郎说。《雀之灵》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，作者也享受着自然回馈的恩典。燕子的美善、喜鹊的神圣、乌鸦的率性、八哥的可爱、画眉的温良、苦哇子的悲情……或美其容，或丽其颜，或妍其态，或宛转其喉。我个人以为，《小翠》一文颇具代表性。作者开宗明义：“好久没见到小翠了，有时候还真有点想它”。接着，援引野史杂闻，写人们对翠鸟的热爱，引出“我在时庄生活的那段时光，常常一个人偷偷地钻进黄夹滩的芦苇丛中，和我的好朋友们约会”，乃至“时间长了，我还想去捉一只小翠来，好零距离地和它亲密接触”。从人的本性来讲，天生对于大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，对山川草木鸟鱼虫兽有着天生的喜爱与眷恋，因此“自然文学”更容易引起孩子们心灵的共鸣，犹如儿女对母亲的依恋、游子对故乡的深情。热爱自然，歌颂自然，是永远的话题。在全球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，人们对于自然的向往更加强烈。或许因为回归自然，是每个人心口那朵绽放的红玫瑰吧。

“全域旅游，全新追求！”为适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，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印发通知，确定2018年为“美丽中国——2018全域旅游年”。韩开春所居住的小城盱眙，入选了“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”创建名单。我想，倘若当地政府能够借助其“自然文学”的影响力，加强周边产品的开发，比如建造百鸟园，应该会引发强烈反响。

如果我的设想真的实现，游客们在百鸟园中诵读《雀之灵》，那将是一种何等美好的场景。

(版面图片：琴琴 摄)